



少年少女世界文學全集

8

白牙

美・傑克・倫敦著／林惠珠譯



少年少女世界文學全集⑧

白 牙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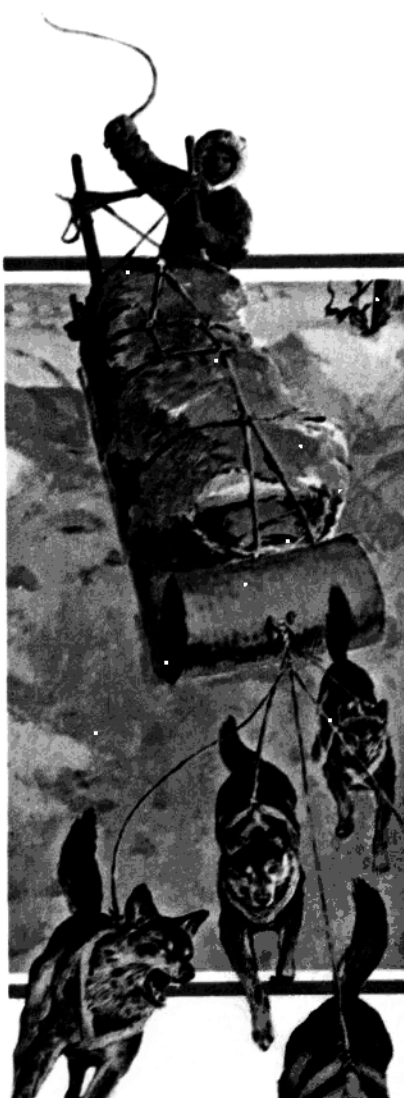
美·傑克·倫敦著／林惠珠譯

白 牙

目 次

4	3	2	1
棍子與鞭子	創造火的人	以牙還牙	雪中的阿拉斯加
碼頭的伏擊	荒野的眾神	誕生在荒野	白色荒野
白色的天地	森林的規律	黑暗裏的厲眼	北狼
飢饉的狼嗥	排斥的狼嗥		
離別	印地安人的營地		
月下			
77	43	21	4
71	41	28	
65	34	13	
62	32	6	
60	28		
56	21		
52	13		





陽 光 普 照 的 園 地	可 里 的 呼 喚	愛 的 教 育	史 格 特 家 族	奧 羅 拉 號 之 旅	在 愛 裏 滋 長	溫 暖 的 手	不 要 開 槍 ！	被 死 神 糾 纏
122	119	114	110	107		97	93	86

1 雪中的阿拉斯加

白色荒野

“在冰天雪地的冬季，阿拉斯加荒野上，有兩個男人和六隻愛斯基摩狗，牽著雪橇正在趕路。”

一望無際的白色荒野，唯有松樹和樅樹林顯得黑黑的。

河川凍得無比地堅硬。河面上來了六隻愛斯基摩狗，口吐著白煙牽著雪橇。

雪橇前面的男人名叫亨利，後面的叫畢爾。兩個人的眉毛睫毛都罩上一層白霜，嘴裏呵出的氣，燻得鬍鬚像一支支小冰柱吊在嘴邊。



雪橇上面有一隻用皮繩緊緊細著的箱子。箱子裏躺著阿歷佛雷特先生。

阿拉斯加產金的消息一傳出去，很多做淘金夢的人們趕來了。但這些人壯志未酬之前，有的病死，有的凍死在風雪中。

阿歷佛雷特先生也是因病致死的。亨利和畢爾正在運他們的。主人到瑪庫加里的途中。

「今晚就在此地紮營吧！」

到了松林旁邊，亨利和畢爾把雪橇停了下來。

他們用斧頭砍下松枝當柴火燒。亨利把冰塊投進咖啡壺裏煮。他們呵著氣喝熱咖啡。

「好暖和，我，好像又活過來了。」

「可是，喏，亨利，那些畜生好像一直在尾隨我們。」

畢爾指的畜牲是狼。

在沿途一直聽見

一聲接一聲地傳來狼

嗥。

「吃飯吧，畢爾

！





雖然算不上是豐盛的晚餐，熱食足以暖和身子恢復體力。狗兒們圍在火堆旁邊，烘著身子取暖。

畢爾從大袋子取出一條一條魚兒給牠們。

「呀？喂，亨利。」

「怎麼了。」

「一、二、三……六隻都在嘛。」

「奇怪，我從袋子裏捉出六條魚，一隻狗給一條魚，可是這傢伙……」

畢爾指著他前面的獨耳。獨耳哼呀哼地要求牠的一份食物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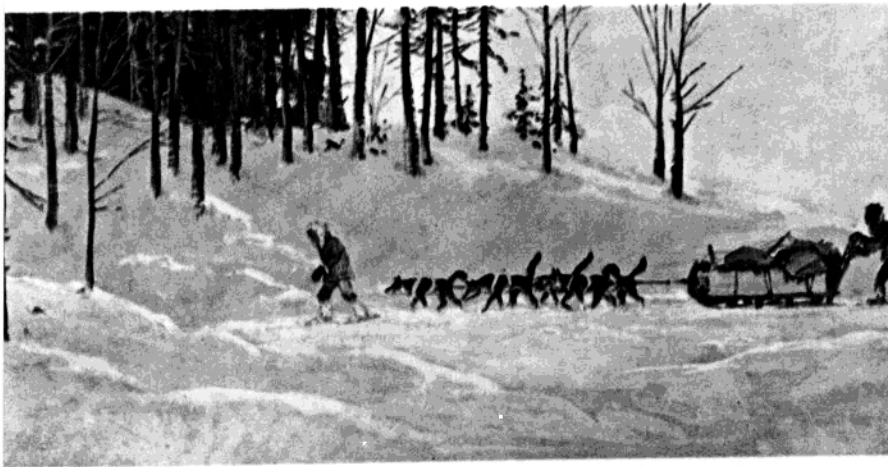
「畢爾，或許是你太累了，以為捉出六條魚，其實，才拿出五條。」

「喂，亨利，你看吧。」

畢爾指一指雪地，那裏有腳印。

「你以為是我們的狗散步的足跡嗎？一定是那些畜牲裏的一隻跑過來了。」

六隻愛斯基摩犬一致吠起來。傳來，「喔



「嗚——」的嗥聲。

「亨利，牠們來了！」在黑暗中排列著閃爍的東西，那是狼羣的眼睛。

「不礙事，我們有來福槍。」

他們在雪地上鋪列松枝，鋪上毛皮墊子與毛毯，他們就睡了，暗中國繞成圈的眼珠子散了。

早上六點鐘，四周仍是一片漆黑。他們從暖和的睡床爬出來，希望早些趕到瑪庫加里好好睡一覺。

畢爾瞪大眼睛，

「胖子不見了。」

「真想不通，牠一叫，我們都會被吵醒的。」

畢爾喝下一口咖啡，他彷彿仍在睡夢裏。

「亨利，那些牲畜當中，有個厲害的傢伙，把胖子一聲不響就捉走了，可是獨耳牠們爲什麼不撲上去呢？」

牝狼

到了夜晚，飢餓的狼羣，一步一步地逼近畢爾與亨利的



營帳，引誘狗隻。”

出發了。到了早上九點過後天才亮。冬季的阿拉斯加見不到光耀的太陽，午後三點鐘夜幕已下垂。

「嗚——喔——喔——」

那些畜牲白天躲得遠遠地，天色一暗，又不斷地嗥叫，聲音漸漸地逼過來。

一升起火，狗們緊緊靠近柴堆取暖。

「這些惡魔怎麼不去追逐大鹿或山貓來吃。」

「今年下大雪，其他的動物不是凍死就是餓死光了。」

今夜仍是漆黑一片。畢爾在黑暗中左顧右盼，



「喔噢——」

一聲慘叫。

「什麼事，畢爾？」

「？」

「這惡魔又來了，牠來咬鮭魚，

我趁機給他當頭一

棒。」

「牠趁著我們

餵狗的時候，又想

混進來。」

畢爾擦撥火堆

，火苗燃得更旺。

翌晨。

「田雞給幹掉

了。」

當天晚上，

畢爾紮實地用

皮帶把狗們繫在木棒上。將木棒再綁在樹幹上。這是印地安人綁家畜的方法。

「哼，看看那畜牲有什麼辦法再來捉狗。」

亨利和畢爾不睡覺，坐著等。漆黑的四周仍然閃爍著點點亮光。

「牠們知道我們束手無策，步步逼近了。巴不得呼呼打牠五、六發子彈。讓牠來一個四脚朝天，瞧瞧還敢不敢囂張。」

「噓，畢爾，看！右邊。」

兩人迸住氣。有兩隻眼睛慢慢地移過來，透著熊熊火光，朦朧地照出一隻黑色的傢伙。

獨耳呼呼叫。金色的眼睛閃了一下，牠便挨近獨耳。獨耳也想去接近那個傢伙。卡嚓卡嚓地啃木棒。但是牠咬不到皮帶。快脚也跟著用鼻音吭吭地哼，牠也想去靠近那個黑色的傢伙。

每一隻狗都不吠一聲，黑色的傢伙又挨近一步。這時，吹來一陣強風，柴火給吹散滾走了。揚起紅色的火焰。那傢伙像一陣黑旋風消失在黑暗中。

亨利和畢爾添上柴枝，火又旺了。

四周復歸寂靜，狗兒們趴在地上休息。

亨利和畢爾蜷縮在毛毯裏，不一會兒沈沈入睡。到了早晨。快脚不見了。

「好傢伙，又來拐走！是獨耳幫牠咬斷皮

帶。」

亨利在燒咖啡。



「喂，畢爾。昨晚的傢伙是一隻牝狼。」

「前天晚上，我用棍子打了他一記，是同一隻吧。」

「可能像昨夜那樣悄悄地靠近來，拐走牠們。狗兒們忘了恐懼，被牝狼誘到黑暗的野地，狼羣在那裏分噬，我猜事情是這樣子的。」

「可是，會有不怕人和狗的狼嗎？」

畢爾歪歪脖子；他說，

「牠也許是狗？我想起比朗老頭兒說的。有一次，牠的狗跑了。混進狼羣裏生活了三年，那隻牝的，說不定也是混入狼羣裏的狗呢？一定是的。還有，牠是一隻母狗，這些狗當然也就不叫了。我想牠是一隻在人的營帳裏討過生活的母狗。」

「也許。」

「畢爾，喝熱咖啡吧。喝了可以穩定情緒。」

「不，昨夜綁狗的時候，曾發過誓，若是輸給那畜牲，絕不喝咖啡。」

狗兒只剩下三隻。

用樺樹皮造的雪橇太重，三隻狗呵著氣拖着。



「呀？這是什麼？」

亨利踩到硬硬的東西，揀起來一看，是綁快腳的木棒。上面的皮帶已經不見了。木棒發著亮光。

「那些傢伙連皮帶都吃掉了。你看這根棒子。被抵得發亮。牠們連這根有肉味的棍子都想噬掉。」

「像這樣被狼盯上了，還是生平第一遭哩。但是我們也遇到過比現在更艱辛的事，過不是都撐過來了。不要洩氣，加油啊，畢爾。」

兩個人停止說話，繼續趕路。

畢爾從雪橇裏取出來福槍。

「我去看看那些傢伙。」

「不要妄動，只剩下三顆子彈了。」

畢爾荷著來福槍，一個人走了。

亨利和三隻狗拖著雪橇在想，

「畢爾太毛躁了。壞就壞在這一大片冰」



雪，被狼羣盯上了。但，不能自暴自棄。自己先打敗自己，等於要自斃荒野。」

白茫茫的前方出現一個黑點，是畢爾。

「畢爾，停，停下雪橇。」

雪橇停下來了。亨利瞪大眼睛往林子裏看。林子裏冒出一隻毛茸茸的灰褐色傢伙。

「奇怪的毛色，一動就顯得紅紅地。這還是頭一遭見過，牠很可能是一隻狼狗。」

雙眼閃爍出亮光，豪不畏懼地凝視這裏。

畢爾舉起來福槍攔到肩膀，那牡狼已奔入松林裏。

「畢爾，不要洩氣，我們一定要回到瑪庫加里。」



入夜，又響起狼嗥。他們不斷地燒旺火堆。

黑暗裏的厲眼

亨利和畢爾牽著剩下的三隻狗，向瑪庫加里繼續趕路，途中雪橇翻了……。

第二天早上，畢爾從被褥裏跳出來。

「亨利，你數一數狗隻吧。」

「都在呀，一、二、三，三隻都在。」

「咱們倆，狗兒三，都要回到瑪庫加里。」

然而，發生了一樁麻煩的事。到了大岩石與松樹之間，雪橇翻倒了。亨利和畢爾合力扶正雪橇。

「喂，獨耳，獨耳！」

雪地的那一頭，看得見一粒豆子大的灰色影子。獨耳往豆點方向疾跑過去。

獨耳停住腳，牠在躊躇着去或掉回頭。牝狼又走近來，獨耳搖搖尾巴，獨耳再湊着鼻來前進，牝狼迅速地往後



倒退。

畢爾邊叫邊取出來福槍，舉槍瞄準，可是又躊躇了。獨耳和牝狼在相互湊着鼻子，怕子彈會打到獨耳。

獨耳的耳朵牽動了一下。牠遠離開牝狼，向着背奔回來。這時，在樅樹林躲藏的狼羣奔出來，擋在獨耳與雪橇之間。牝狼露出白牙追逐過來。獨耳前進不得後退不能，向右邊跑過去。

「等一等，畢爾」

亨利抓住畢爾的手，但畢爾不能忍心看着獨耳被噬食。緊抓起來福槍，跟着躍進林子裏。亨利守着兩隻狗和雪橇等待。

砰！來福槍響了一聲。接着，砰！砰！

「啊，畢爾開槍了。」

亨利豎起耳朵聽。但完了，僅有的三顆子彈完了。

「喔哦——噢——噢」傳來狼嗥聲。接着是狗的哀叫聲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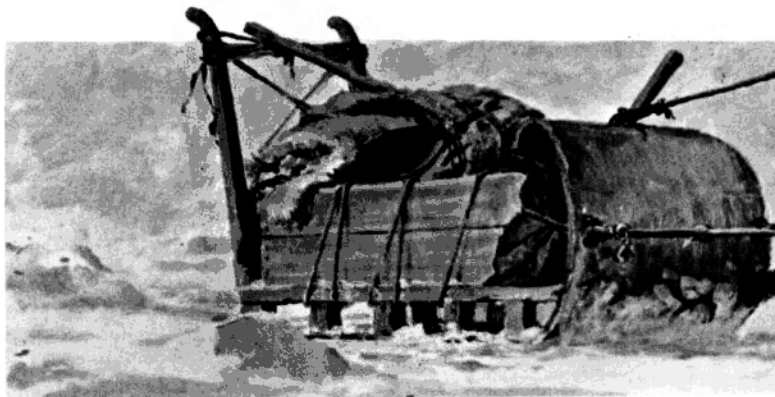
「是獨耳，被逮住了，糟了，獨耳會給幹掉。」

「啊，畢爾，畢爾……。」

亨利提起斧頭，他想用斧頭去對抗狼。

「喔——喔——」

亨利掉回頭。兩隻狗趴過來在亨利腳邊哭叫。



(對)即使趕去救他，也會落得和畢爾一樣的下場。不能再呆待在這裏，否則我也逃不了重運。」

兩隻狗拖雪橇，緩緩地向前行。亨利也緊緊地捉起皮帶牽著雪橇走。天色一暗，他紮下營，燃燒起柴火。

狼羣很清楚，只剩下一個人和二條狗，今夜，這些畜牲已逼到火堆旁邊。好不容易捱到天亮。

兩隻狗兒害怕來到附近的狼羣，已不被牠們所惑。

亨利砍下樅樹枝，用皮帶一根一根地細紮好，做成空中睡床。這睡床是為阿歷佛雷特先生預備的。

(阿歷佛雷特先生，委屈您在這裏等一等。)

亨利想先和狗兒拉著雪橇，回到瑪庫加里以後再來接阿歷佛特先生。

雪橇輕快多了，狗們拼命地跑起來。

趁著天色未暗之前他停下雪橇，為今夜取下很多柴枝。

(今夜要睡一

會兒，睡眠是恢復疲勞最好的方法。

兩隻狗在叫，

